

中国杂文史

吴兴人 著

上海

封面装帧摇○○○

吴兴人 著

上海 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福建中路 员猿号 摇 邮政编码 圆园圆圆圆)

上海发行所经销摇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厘米 厘米 插页 厘米 厘米 字数 千字 印张 张 图 幅 幅 插页 幅 幅

圆年 月第 版 圆年 月第 次印刷

印数 员—缘 国

陈星苑

定价 100.00元

目摇摇录

绪言	员
第一章摇先秦的追索	园
摇第一节摇先秦杂文——“最出色和最本质的杂文”	园
摇第二节摇春秋战国杂文勃兴的社会历史缘由	源
摇第三节摇汪洋辟阖的庄子杂文	園
摇第四节摇犀利善辩的孟子杂文	猿
摇第五节摇浑厚绵密的荀子杂文	濂
摇第六节摇充满理趣的韩非子杂文	濂
摇第七节摇‘百家之总汇,九流之铃键’的《吕氏春秋》	缘
摇第八节摇先秦余论	远
第二章摇秦汉流变	苑
摇第一节摇秦世杂文一瞥	猿
摇第二节摇西汉鸿文的潮流	愿
摇第三节摇波涛汹涌的全盛时期	怨
摇第四节摇‘太史公曰’的春秋笔法	员
摇第五节摇东汉杂文之流变	员
摇第六节摇汉赋中的杂文	员

第三章摇魏晋风度·····	吴缘
摇第一节摇由博鸿沉实向清峻通脱演化·····	吴远
摇第二节摇三国文坛露生机·····	吴园
摇第三节摇晋代杂文传者鲜·····	吴苑
摇第四节摇南北朝的余绪·····	吴苑
第四章摇丰收的唐代·····	吴毅
摇第一节摇初唐风姿·····	吴园
摇第二节摇危言铮铮·····	吴苑
摇第三节摇‘文起八代之衰’的韩愈·····	吴源
摇第四节摇肆意文章的柳宗元·····	猿源
摇第五节摇古文运动之两极·····	猿愿
摇第六节摇晚唐翘楚·····	猿远
第五章摇两宋繁星丽天·····	猿缘
摇第一节摇‘渐复三代之故’的宋代杂文·····	猿缘
摇第二节摇新古文运动的缘起·····	猿源
摇第三节摇‘天下翕然师尊之’的欧阳修·····	猿毅
摇第四节摇三苏杂文·····	猿园
摇第五节摇王安石、曾巩及其他·····	猿愿
摇第六节摇南宋的激扬文字·····	源源
摇第七节摇宋杂剧的并蒂莲——讽喻杂文·····	源愿
第六章摇元明更化·····	源猿
摇第一节摇元杂剧的繁茂与元杂文的衰微·····	源猿
摇第二节摇遗民的哀音·····	源缘
摇第三节摇明初观照·····	源远

摇第四节摇拟古与反拟古·····	源猿
摇第五节摇晚明的长啸·····	源员
第七章摇没世之华章·····	源怨
摇第一节摇一个颠倒的弧形·····	缘园
摇第二节摇清初洪波·····	缘猿
摇第三节摇盛世桎梏·····	缘源
摇第四节摇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·····	缘源
摇第五节摇激流过后,未失滔滔·····	缘愿
第八章摇圆世纪的现代杂文·····	缘猿
摇第一节摇亮丽的日出·····	缘远
摇第二节摇猿年代的辉煌·····	远苑
摇第三节摇鲁迅把现代杂文推向了最高峰·····	远员
摇第四节摇趋于全面发展的现代杂文·····	远远
摇第五节摇新时代是否还需要杂文·····	远员
摇第六节摇春风又绿杂文园·····	远园
摇第七节摇复苏与凋零·····	远员
摇第八节摇杂文的‘泉眼’不会枯竭·····	苑远
摇第九节摇新世纪的希望·····	苑园
参考书目·····	苑远
后记·····	苑员

绪摇摇言

摇摇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,他们的职责一般是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,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。

〔英〕汤因比《历史研究》

杂文,是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样式之一。它的最初问世,并不是以散文的附庸出现于读者的面前,而是与散文呈现‘交叉状态’。它的存在先于戏剧、小说。先秦诸子的不少古文,可以看作是后世杂文之祖。杂文的含义和归体划类,虽然古今理解不一,但考察一下它的发端、流行、演变过程,对于研究中国杂文史来说,则是很重要的。

鲁迅指出过:‘其实,‘杂文’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,是‘古已有之’的。’^①最早为‘杂文’列名者,是南朝刘宋时人范晔。他在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中列有‘杂文’一项,列举杜笃‘所著赋、诔、吊、书、赞、七言、女诫及杂文,凡十八篇’,苏顺‘所著赋、论、诔、哀辞、杂文,凡十六篇’,赵壹‘著赋、颂、箴、诔、书、论及杂文十六篇’等。但范晔对什么是杂文,未作解释。尔后,晋人挚虞的《文章流别集》(此书今佚)和南朝萧梁的刘勰把它列为文章之一体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专门写了《杂文第十四》一章。

① 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。

此章开篇就说：“智术之子，博雅之人，藻溢于辞，辞盈乎气。苑囿文情，故日新殊致。”^①指出杂文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体。他还说：“自对问以后，东方朔效而广之，名为客难，托古慰志，疏而有辨。扬雄解嘲，杂以谐谑，回环自释，颇亦为工。班固宾戏，含懿采之华；崔骃达旨，吐典言之裁；张衡应间，密而兼雅；崔寔客讥，整而微质；蔡邕释诲，体奥而文炳；景纯客傲，情见而采蔚；虽迭相祖述，然属篇之高者也。至于陈思客问，辞高而理疏；庾敳客咨，意荣而文悴，斯类甚众，无所取才矣。”^②这一段文字，对自两汉至魏晋的杂文，作了精确的概述和评价，可见自古以来的杂文，从内容到形式，都是十分丰富的，它包容吸收了各种文体之精华。

刘勰对杂文包容的范围作过一些划分，尤可值得注意。“详夫汉来杂文，名号多品，或典诰誓问，或览略篇章，或曲操弄引，或吟讽谣咏。总括其名，并归杂文之区；甄别其义，各入讨论之域”^③。范文澜对这几句话作过如下笺注：“凡此十六名，虽总称杂文，然典可入封禅篇，诰可入诏策篇，誓可入祝盟篇，问可入议对篇，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可入乐府篇，章可入表章篇，所谓‘各入讨论之域’也。”可见，杂文可作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。广义的杂文应当是兼容各种体裁、各种形式，写法不拘一格。刘勰所指的览略篇章等十六种文体，“并归杂文之区”，则是广义的杂文，与范晔把杂文与赋、箴、诔、书、论并列的分类，显然是不同的。但是，刘勰提到的杂文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杂文，其实不大相干。而且他所说杂文是“文章之枝派，暇豫之末造”的观点，认为杂文乃非正宗，恐怕是代表了一般士大夫的传统看法，

① 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第 158 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。

②③ 摇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，第 158—159 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。

并不可取。

刘勰还把杂文比作光芒微弱的小星——参与昴：“枝辞攒映，噉若参军。”这种评价也影响了后人。比如在宋代，有些士大夫就看不起杂文，认为它是小摆设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但大学士欧阳修则不以为然。他在《苏氏文集序》这篇著名的文章里，在称颂苏舜钦倡导诗文革新功绩的同时，又肯定了他敢作杂文的勇气：“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，时人颇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顾也。”看来，轻视杂文之说，也是古已有之，但不足为奇。因为无论在两汉，还是在五代，均有一些文人写过一些小摆设的东西，纳入“文章之枝派”，自然未始不可，但它们不是今人所理解的杂文。

继范晔、刘勰之后，唐代欧阳询编的《艺文类聚》，五代王定保的《唐摭言》，宋代苏轼的《答谢民师书》和孙洙发现的《古文苑》，明代吴讷的《文章辨体》，徐师曾的《文体明辨》，以及清代李兆洛编的《骈体文钞》等等，都分类选入或谈论过杂文，但因古今名同，其实则有很大的差异。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对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到的杂文，具体分成三类：“刘彦和作《文心雕龙》，叙杂文为一类。吾观杂文之体，约有三端：一曰答问，始于宋玉，盖纵横家之流亚也；厥后子云有《解嘲》之篇，孟坚有《宾戏》之答，而韩昌黎《进学解》，亦此体之正宗也。一曰七发，始于枚乘，盖楚词《九歌》、《九辩》之流亚也；厥后曹子建作《七君》，张景阳作《七命》，浩瀚纵横，盖劝百风一，与赋无殊，而盛陈服食游观，亦近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之作，诚文体之别出者矣。一曰连珠，始于汉、魏，盖荀子演《成相》之流亚也，首用喻言，近于诗人之比兴，继陈往事，类于史传之赞

辞，而俚语韵文，不沿奇语，亦俚体中之别成一派者也。”^①刘师培对杂文所作的分类，可视为对广义的杂文的分类，他所分的“三端”，属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。

狭义的杂文主要是指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种文章，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所说的“杂说”一类文章。“议论而兼叙说者，谓之杂说。”具有“议论”和“叙述”两方面的内容，并用文学的笔调来表述，就是狭义的杂文。清人俞曲园在其《春在堂全集》中，有别题《春在堂杂文》者好几十卷。他在序文中说“体格卑下，殆不可以入集”的文章，统统叫做“杂文”。这种看法不能令人同意，至少不能叫做狭义的杂文。《文心雕龙》中指的狭义的杂文是对问、七、连珠三体。

狭义的杂文也不是完全无定格的文章。因此，“曲操弄引”，就不能称之为狭义的杂文。“曲”是乐曲，“操”是琴曲，“弄”是小曲，“引”是音调拉长的歌，将这四者列入“乐府”还说得过去，若和刘勰前面提到的《七发》等三篇杂文相比，那就不那么谐和了。“典”、“诰”之类，前者指法度，后者为上命，也难以列入狭义的杂文。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曾对古文作过一个解释：“子责我以好古文；子之言，何谓为古文？古文者，非在辞涩言苦，使人难读诵之，在于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随言短长，应变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，是谓古文也。”^②柳开对古文的解释，几近于狭义的杂文。晚清的章太炎在《文学论略》中，把杂文分为“符命”、“论说”、“对策”、“杂记”、“述序”、“书札”，其中除“符命”外，他基本上把杂文看作是议论性的杂体文，更接近于人们对现代杂文的理解了。

① 《论文杂记》第 苑页，页朴社单行本，灵源年版。

② 《应责》，《宋金元文论选》第 苑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灵源年版。

近人刘半农对杂文作的解释则是：

“今称之为‘杂文’者，谓其杂而不专，无所不有也：有论记，有小说，有戏曲，有做的，有翻译的；有庄语，有谐语；有骂人语，有还骂语；甚至有牌示，有供状；称之为‘杂’，可谓名实相符。”^①此论虽不能算是对“杂文”所作的确切定义，但主张形式翻新、灵活多变，还是很对的。

从先秦到晚清，杂文这朵带刺的玫瑰曲曲折折地生长着，生命力是很顽强的，也是很充沛的。下面简要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杂文的流变。

春秋战国，辩子云涌，纵横参议，雄文迭出。一人之辩，胜于九鼎之重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在诸子的论著中，约略可见古典杂文的踪迹。战国时期的杂文，主要有两种：一种用散体写的寓言式杂文，另一种答对论辩式的杂文，但均有“议论而兼叙述”的特点，与诸子的散文合流，呈交叉状态。孟子的《齐人》，可谓是先秦诸子古典杂文中最出色的篇章之一。宋玉的《对楚王问》，辞意宛转，刘勰称此文为对问式杂文的创始者。荀子的《劝学》、韩非的《说难》，都有杂文的理趣。特别是庄子的杂文，波澜壮阔，妙语天成，鲁迅说他“凌轹诸子”。秦汉以来，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、贾谊的《陈政事疏》、晁错的《论贵粟疏》，指陈利害，议论透辟，切中时弊，锋芒锐利，开一代文风之先。司马相如和司马迁，并称“两秀”。司马迁的那篇赫赫有名的《报任安书》，虽是一篇书信体文章，却是包括在“名号多品”的杂文之内的。《史记》中的“太史公曰”，或褒或贬，或寓褒于贬，言简意赅，倾向分明，多有杂文佳作。杂文到了魏晋，起先势头还很不错。章太炎评论道：“大体皆埤于汉，独持论仿佛晚

^① 《刘半农文选》，第 104 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
周。气体虽异,要其守己有度,伐人有序,和理在中,孚尹旁达,可以为百世师矣。”^①后来虽有崇尚虚无、专谈玄理的“清言”,但寿命并不长,和晋代一同消歇了。南北朝的谐隐之文,会议适时,颇益讽戒,亦可一观。

唐代杂家辈出。初唐四杰,出手不凡,骨气翩翩,都有杰作传世。复古开新,陈子昂功不可没。韩愈、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,“杂说”一类文章增多。韩愈的“伯乐相马”等篇,题目便标明为《杂说》,柳宗元的《黔之驴》,故事引人入胜,议论发人深省,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,也是文短情长之作。韩、柳之后,李翱、皇甫湜、杜牧、孙樵,均有力作面世。唐末诗风衰颓,小品文又放了光彩。《皮子文藪》中的杂文,被鲁迅称之为“并没有忘记天下,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的光彩和锋芒”,而罗隐的《谗书》,可谓名副其实,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。大器晚成,堪为晚唐三绝。

到了宋代,杂文的名声也不坏。“唐宋八大家”,宋代就占了六家。在三苏的策论中,不少篇章论辩精当,闻者叹服。苏洵的《名二子说》,从对他的两个儿子的命名论及其未来前程,均有幸而言中。有些大作家也时时挥笔作文,其地位并不在诗赋之下。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都是传颂千古的杂文名作。王安石是一政治家,但也好写杂文,而且一次就拿出十篇。他在《上人书》里写道:“书杂文十篇献左右,愿赐之教,使之是非有定焉。”南宋杂文讽诵文采集中喷涌,与宋杂剧的繁茂有着某种亲缘关系。柳宗元的《三戒》,在南宋罗大经、姚镗、陈师道等人的作品中,获得了生命嗣承的载体。

金、元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士气消沉,文学本无特色,虽

^① 《国故论衡·论式》,《章太炎全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。

有元曲拍唱，但杂文能与唐宋名家抗衡者，几乎绝无仅有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寂静肃杀之中，仍有邓牧的《伯牙琴》、元好问的《市隐斋记》、陶宗仪的《寒号虫》、戴表元的《猫议》等几息深沉的愤慨之声。

明初小品重新崛起。刘基、宋濂文尚豪纵，神绎四出。在当时又有杂文集出版，名曰“杂著”。《郁离子》以寓言立论，讥刺时政，可谓明代杂文的最佳之作。明代中叶，随着八股文的横流，文字狱屡兴，杂文并不景气，直到明末又呈现了某种生机。李贽的《焚书》，焚后犹存，激昂慷慨，充满了对末世的抗争，《赞刘谐》和《题孔子像于芝佛院》，是两篇非孔的名文。

清初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满清廷的统治，曾用杂文抒发他们的不平，结果很不美妙，写过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的诗句的文人也掉了脑袋，于是小品文又成了“小摆设”。此后，杂文消沉了两百多年。直到鸦片战争前后，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，开晚清讥切时政的风气之先，章太炎之文超越六朝，取法东汉，在古朴中寓生气，以之谈玄说理，研讨民族民主革命，言论至为激亢，魏源、严复、梁启超更以其恣肆的思想，发为磅礴一世的文章。至此，杂文才得以重振雄风。在此同时，薛福成、李慈铭、谭嗣同、康有为、王韬、林纾、马建忠、唐才常、郑观应等人的作品，虽未能与龚、严、梁、章并驾齐驱，但他们写的不少文章，质量也属一流。激流过后，未失滔滔。晚清时论是古代杂文过渡到现代杂文的中介，是古文向白话文演化的开端。

由此可见，杂文自古以来，早就登堂入室，进入了文学的殿堂。它与古代散文大抵同时产生，时而交叉，时而分流，有分有合，自成一体。诚如鲁迅所指出的：“杂文这东西，我却恐怕要

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。”^①当代杂文家黄裳也提出：“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杂文的地位一点也不低于小说、诗歌……这是鲁迅先生曾经表示过的意见，人们应该还没有忘记。”^②现代杂文这种文体，是在清末梁启超所首创的‘报章体’的基础上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而发展起来的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，经鲁迅的努力，创造了战斗的‘阜利通’（即小品文），使杂文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。他所创作的杂文，几乎成了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高峰。

从上述两千多年杂文发展起伏的简要观照中，可以约略窥探到一条较为明晰的轨迹：杂文的兴衰与时代的起伏有着密切联系，两者大抵同步。在世事多变、朝代更迭之际，或政治修明、广开言路之时，则造就了杂文的繁荣；反之，专制过甚，思想控制严密，万马俱喑，杂文也就凋零了。

在我看来，杂文是和小说、戏剧、诗歌、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。它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政论，是文学、艺术、哲理、知识的结晶，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，以短小、锋利、隽永为特点。唐弢指出：“我以为小品文的所以杂，所以无所不谈，正足以表示它反映整个社会，具备了文艺作品的主要条件。它并不像其他各科那样，只限于一种专门知识。它是内容技巧并重的。”^③杂之义广，形式多样，表达上的外向和题旨上的内涵融为一体。杂文的上乘之作，应该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，诗与政论的结合。杂文可以是一种政论，它的本质是说理的，但它不是时代精神的标签，不是政

① 《南腔北调集》，第 52 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。

② 《杂文的历史长河》，《羊城晚报》1983 年 7 月 9 日。

③ 《小品文拉杂谈》，《小品文和漫画》第 3 页，生活书店，1935 年版。

策的图解，它阐述政治、思想、观点的形式，应有艺术的华彩。旁征博引、说古谈今、幽默讽刺、借题发挥、由小见大、浮想联翩，则是须臾不可离开的。杂而有文，正是杂文区别于一般新闻短评、政论之所在。正因为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，它的开头、结尾、结构、语言以及材料之运用、议论的穿插，都要作匠心独具的安排。杂文既要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，也要使读者获得精神的愉悦。干巴巴、死板板、硬邦邦，是杂文的大忌。瞿秋白说过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。这一著名的提法，是对上述杂文的要义作了简要而确切的概括。真正进入了杂文世界，那么，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决不缺少文学的理趣、艺术的魅力，更不待说其中的真知灼见和翔实的史识了。

如果读者大致同意上述对杂文所作的解释，那么，我们就对杂文的漫长的流程和变化，作一些微观的考察吧。

第一章 摇先秦的追索

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，其中有《老子》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、《易经》及一些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籍。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发现。它再次证明了长江流域在两千多年前已有了灿烂的文化。当整个欧洲还在黑暗中摸索时，世界的东方却四处闪亮着文明的火光。中国是一个有杂文传统的国家。古典杂文这种文艺形态，在早期的东方文明中，已初露锋芒。

第一节 摇先秦杂文——“最出色和最本质的杂文”

摇先秦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历史概念，它包括了上古、夏、商、周、春秋、战国这些年代。中国古代散文的产生，最初是从巫卜记事开始的，后来便产生了《易》卦爻辞一类文字。卜辞的作者是身兼神职和史职的巫覡。巫覡担任着沟通着人神意志的使命，女的叫“巫”，男的叫“覡”。韦昭注曰：“覡，见鬼者也。《周礼》：‘男亦曰巫。’我们可不要小视这些人。在殷商时代，这些代神立言的术士、巫师，是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，是精神文化的权威。鲁迅认为巫师是最早的文章作者，他说：“连属文字，亦谓之文。而其兴盛，盖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记神事，更进，则史以记

人事也,然尚以上告于天。翻今之《易》与《书》,间能得其仿佛。至于上古实状,则荒漠不可考,君长之名,且难审知。”^①巫师们最初写的文章,不是给人间的读者读的,而是为了“上告于天”的,结果却给后人留下了以文字表达思想的方式——文章。

卜辞是现今所存的中国最早的文章。巫覡们在手舞足蹈、献媚于鬼神之余,又在龟甲和牛骨上开始了文字和散文的创作活动,写下了三言两语式的、最简单的、最朴素的文章,或纪事,或占卜,或说教。因为这些文章镂于甲骨,地位狭小,作字困难,所以大多十分简单,既不成篇,也不成章。如:“帝其降𩇑(𩇑)。”“帝令雨弗其足年?”“今日雨:其自西来雨?其自东来雨?其自北来雨?其自南来雨?”^②文句虽然简短,但语法上已有初步的规格,可以大体看出一点文章的雏形。

尔后便出现了《商书》中的《盘庚》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云:“帝盘庚之时,殷已都河北,盘庚渡河南,复居成汤之故居,乃五迁,无定处,殷民咨胥皆怨,不欲徙。盘庚乃告谕诸大臣曰:昔高后成汤,与尔之先祖,俱定天下,法则可修,舍而弗勉,何以成德?’乃遂涉河南治亳,行汤之政,然后百姓由宁。殷道复兴,诸侯来朝,以其遵成汤之德也。帝盘庚崩,弟小辛立,是为帝小辛。帝小辛立,殷复衰,百姓思盘庚,乃作盘庚三篇。’《盘庚》篇极为难读,韩昌黎《进学解》曰:‘周浩殷盘,诰属声牙。’难懂的原因是多用方言及通假字之故。文章纵然难读,但比卜辞大大前进了一步,其中也有一些复杂的思想和很好的譬喻:‘若观火’、‘若纲在网’、‘若衣服田’、‘若火之燎于原’、‘若射之有志’。它对于后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散文,自然不无影响。

① 《汉文学史纲要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 5 卷,第 104 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。

② 郭沫若《卜辞通纂》第 1 页,科学出版社 1954 年版。

从殷文过渡到先秦诸子杂文，还有一座桥梁。这就是《易传》的哲理文章。《易传》为《彖辞》上下、《象辞》上下、《系辞》上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杂卦》，共有十篇，称为十翼。《易传》中最富思想、辞采的是《系辞》。请读其中的一节：

摇摇子曰：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以乎？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；以动者尚其变；以制器者尚其象；以卜筮者尚其占。是以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一言，其受命也如响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。通其变，遂成天地之文；极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变，其孰能与于此？《易》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？

夫《易》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：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。此之谓也。

这段文章虽然只有三百多字，却组织得极为严密，对于“圣人之道”，论证得有条不紊，头尾也能做到前后呼应，可以独立地当作一篇文章来读。借助于《易传》这座桥梁，诸子们跨越了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吸收了说辩的滋养，一个空前热闹的杂文艺术世界将要出现了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诸子百家涌出。僵化的古文，已难以适应政治、思想领域里的激烈交锋，诸子百家各自授徒讲学、著书立说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。他们为要有效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在文字的表达形式方面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突破。诸子散文的勃兴，可以说是势之所然。